



小思  
香港家書

OXFORD



01753992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天津大學出版社

[www.oupchina.com.hk](http://www.oupchina.com.h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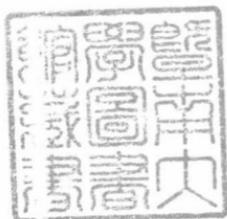
ISBN 978-0-19-595782-2



9 780195 957822

I267.1  
2012234

小思  
香港家書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 a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t furthers the University's objective of excellence in research, scholarship,  
and education by publishing worldwide in

Oxford New York

Auckland Bangkok Buenos Aires Cape Town Chennai  
Dar es Salaam Delhi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Kolkata  
Kuala Lumpur Madrid Melbourne Mexico City Mumbai Nairobi  
São Paulo Shanghai Taipei Tokyo Toronto

Oxford is a registered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First published 2002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5 7 9 1 0 8 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r as expressly permitted by Law, or under terms agreed with the appropriate  
reprographics rights organization.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 scope of the above should be sent to the Rights Depart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t the address below

You must not circulate this book in any other binding or cover  
and you must impose the same condition on any acquirer

香港家書  
小思

ISBN 978-0-19-595782-2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份若未經版權持  
有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th Floor, Warwick House East,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 香港家書

——代序

傑哥、三嫂：

一九九七年七月初，我私心許下諾言，要寫一封長信給你們，大概有點總結報告的意思——向兩個離開了香港仍然關懷香港的老香港人，做一次香港身世大變化的撮述。怎料，一場臨門大雨，沖得我心情歷亂。日子一天天過，混沌、喧囂、紛擾，對像我一般需要十分理性、資料充足、甚具條理才執筆的老頑固，實在為難。要寫報告，自然寫不成了。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號，我做了一件極笨的事，搭巴士由中環去堅尼地城，由堅尼地城去中環轉車去跑馬地，再由跑馬地轉車去筲箕灣，也就是說香港北岸主要幹道上，由西到東遊了一次車河。說笨就真是笨，李碧華聰明、敏感，她坐電車——你們當記得少年時代，遊電車河成為香港人主要消

遭娛樂節目。我又極愛電車和那叮叮的聲音。但那天重要關頭，我卻竟棄而不坐，轉轉折折坐了巴士，真是陰差陽錯。看了李碧華《六三〇電車之旅》，我痛切反省，當日何故不坐電車？結論只能歸咎潛意識裏，我反抗大部份電車不再用「叮叮」，用上汽車「砵砵」響號，「叮叮」是老香港的「訊號」——是許多香港人記憶中的市聲，清脆鈴聲，緩慢、穩重，午夜進廠前又帶了點淒涼。改用「砵砵」響聲，就與身世不符。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五號，我到中環海傍政府大樓去拿「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護照，在那小公務員面前，流着淚，感動而興奮，然後一邊走一邊流淚。回到家，拿着深藍色封面燙金字的小冊子，傻裏傻氣笑着拍了一張照片：「立此存照」。一個從沒拿過BNO，每次出外旅遊，在外國海關入境紙條上十分委屈填上「British Subject by Birth」〔英籍(香港)〕幾個字的香港人，這幾滴淚，一個笑容，盡在不言中了。

二〇〇二年七月一號晚上，朋友安排下，我會在灣仔會展中心看煙花。

自那年煙花特別多之後，對海上發放的璀璨，又一下子復歸沉寂的場景，我已經感到膩了。從前一年一度放煙花，只因怕人多，不肯擠在人群中看熱鬧。偶然一次路過半山，適逢燃放，半天通紅，轟轟回響聲，把我扯回童年大炸灣仔的記憶裏，那一夜，我就做了個夢：海上逃難，在船上回頭看見灣仔在滾滾火光之中。好幾年，我都迴避不去看煙花。可是一九九七後，一連五年，我都在最「前線」看煙花。撲面而來，罩頭而下的火花，震動心房。我每一次都往後退，撫着急跳的心，腦袋卻空空如也。

每一次我們通長途電話，你們總會問：「點呀，香港？」在多倫多，電視上天天都可看到香港新聞，香港怎樣？你們問的是我的感覺多於實情現況。我的答案往往是：「好熱囉」、「好濕呀」、「係銅鑼灣過馬路要捂住個鼻」……長途電話費便宜得叫人愈來愈不寫信，再沒紙短情長這回事，無聊話講多了不心痛。

今年我退休了，適逢香港教育大改革。心情好奇怪。多少年來，人人都

說香港教育制度有問題，為以後長遠計，為下一代計，改是應該改的，但該怎樣改，沒有人——特別是有些教育「專家」，可以把話說到點子上，花腔人人會表演，悅耳而不踏實，只落得個眼花繚亂。沒有周詳計劃，為應付「求變」而推出改革大計，上上下下都心中無數。不知誰虛幌幾招，結果弄得人心惶惶——教育官員、教師、家長、學生都在惶恐中「互動」。每當我看見疲倦不堪、身不由己的盡責教師，趕路去參加教改會議、教改培訓班的時候，我就心痛。他們都是新政變法中的卒子，被逼過河，只好向前。我說心情奇怪，就是既關心它如何變，怕它變得不倫不類，有時又頓覺自己只是個局外人，理也理不來，大可兩耳不聞教育事，吃喝玩樂去也。可是，一念到「以身許教」幾十年，緣份締訂了，無由擺脫，也只好乾急中繼續關心下去。

這封家書，盡說些不相干的事，卻不是憑空製造出來的，雖沒有總結報告的重量，但算並不多摻水份。

# 目 錄

28	26	24	22	18	16	14	12	7	5	3	<i>xi</i>	
設計師的心思	椅子	用語心理	藝術飽餐	沙漠小識	王府井大街	那一夜	「錯誤」	意筆寫江南	快活旅程	不說了	<b>【心眼行腳】</b>	香港家書：寫給傑哥、三嫂（代序）

59	57	55	53	51		44	40	38	35	33	30
尋找信遠齋	小吃	洋葱問題	想粥	吃蟹	<b>【吃喝一念】</b>	絲路歸來	童夢一場	豐盛代價	主題旅行	小城威瑪	暈眩的場域

85	81	79	77	75	73	71	69	67	65	63	
手稿	【數碼網影】	大紅袍茶園	味精之過	茶香且助安眠	想閒	且說茶	咖啡「雜」談	找尋咖啡店	還未入門	我數咖啡館	打開咖啡館的門

113 111 106 104 102 100 95 93 91 89 87

遙控器

數碼影像出現後

網

感恩與憂思

我與娜拿的掙扎

誰主浮沉

娜拿的餘波

識字文盲

為《香港文化照相簿》寫序

【香港家書】

服老

香港身世

141 139 137 134 132 129 127 125 123 121 119 117 115

揀一塊磚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紀事

聲影重溫

六十萬人中第四類人

丁丑解牛

去開眼界

郵展會裏

生日

記那一夜風雨

說劫求福

往事

寅說

賣去的鐘聲

168 165 163 161 158 155 153 150 148 146 144

天地復仇

舊影朦朧

敵人何在

試看日落

店的追憶

十年暗換

敬悼舒巷城先生

東海故事

徬徨

石龜故事

話說灣仔

【心眼行脚】



## 不說了

說過不再提京都，如今食言了。

三篇記人記事的文章寫完，忽然，覺得寫不下去。

京都色相，我能力能寫的早寫過了，而且寫得好的，早有人在。散文如林琵琶、詩如戴天、幽玄如雲上人，妙韻如陳輝揚、詭異如李碧華、說理如李驚山，一切崔顥題詩，已成定局。

為什麼還是念念京都？

臨行前，朋友關懷：有人怕我舊夢難圓，有人叮嚀珍重：「如夢如幻，本無生滅」，有長者賦詩羨我，有師友妒得掩耳不聽……可是，他們都不明白，我去的原因。

我多盼望那京都舊夢，在此行中一下子全碎了：她跟二十年前不一樣，早已